



醒客悦读

{thinker readings}

Lev Shestov

舍斯托夫 (1866—1938)，20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其毕生的学术创作都集中于猛烈抨击传统信仰而上帝和追寻圣经中全能的上帝。

以头撞墙

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

Lev Shestov

〔俄〕舍斯托夫著

方珊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以头撞墙

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

Lev Shestov

[俄] 舍斯托夫 著

方 珊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头撞墙: 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 / (俄罗斯) 舍斯托夫著; 方珊等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201 - 05596 - 1

I. 以… II. ①舍… ②方… III. 舍斯托夫 (1866~1938) — 哲学思想 IV. 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641 号



新华文轩

XINHUAWENXUAN 人文经典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陈德中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作统筹

楚尘文化

以头撞墙: 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

作 者	[俄罗斯] 舍斯托夫
译 者	方珊等
责任编辑	傅金霞
特约编辑	邹小娥 曹 军
美术编辑	兰 馨
插 图	谢 峰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0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596 - 1
定 价	19.80 元

总序

周国平

本丛书是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的。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

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既独特又完美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唯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更怪的事情是，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来买垃圾。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还是金子上，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的了。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

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工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唯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作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

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读本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再版弁言

周国平

三年前，遵本丛书主编陈德中君之嘱，我为之写序。此后，丛书中的选目陆续出版，很受读者欢迎，我本人也喜欢。现在易名“醒客悦读”重新出版，陈君嘱我再写几句话。那么，我就画蛇添足，说一说对丛书新名称的理解吧。

把 Thinker Readings 译作“醒客悦读”，我觉得很有意思，音义两恰。听说最早把 Thinker 妙译为“醒客”的是我的朋友萧瀚，万圣书屋用作了咖啡座的名称。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很痛苦的。但是，醒客自有醒客的快乐，而其中的一项莫大快乐便是阅读。阅读经典，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

独，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

如果你是一个醒客，我就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品尝与他们对话的快乐。

2007年4月2日

前言：自明与信仰

方珊

渴求普遍和必然的真理的理性引向死亡，而生命之路要通过信仰。

——舍斯托夫

在20世纪璀璨闪烁的思想群星中，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是一颗极为耀眼的明星。他大胆质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尊崇理性的传统，标举信仰为其思想旗帜，重视个体的人，关注个人苦难与绝望，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极具挑战性。当然，存在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主观唯心主义。舍斯托夫一系列思想观点的根本问题和毛病在于否定现实存

在的合理性，否定理性，否定真理，把信仰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最终导致虚无。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舍斯托夫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发展出一种崇尚理性的思想传统，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理性真理而选择死亡，柏拉图把哲学家尊奉为理想国的君主。即使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很多人也是非常思辨、非常逻辑地讨论神学问题。到了近代，康德通过区分“自在之物”和“自为之物”把“理性”从上帝手中夺回，重新给予人认识理性真理的权利。黑格尔则把康德哲学推向极端，建构了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的王国。崇尚理性的哲学传统到了20世纪有增无减。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就认为：哪怕世界毁灭了，理性的法则依然存在。

但是舍斯托夫却发出“旷野的呼告”。他认为，与古希腊的理性传统相对照，西方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它以《圣经》思想为代表，在近代由尼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继承。他们都拒绝理性的绝对统治，认为理性无法解决生死问题，无法解决人类的恐惧、绝望、堕落等问题。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和理性相比，信仰才是人更深层次的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舍斯托夫哲学中的“圣经”、“上帝”概念，并不等于神学家思想中的“上帝”。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迷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正如他对别尔嘉

耶夫说的：“你把思想神化，而我恰恰最受不了思想的神化。”他在哲学中坚持信仰，坚持对真理的绝对性的怀疑，提倡思想的自由，实质上是在理性的力量借助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而越来越统治人的思想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正如他在纪念哲学家胡塞尔的文章中说的：“迫使我在没有人认为尽一切力量可能有胜利希望的地方开始进行斗争。”^①

二

舍斯托夫原名列夫·伊萨科维奇·什瓦尔茨曼，1866年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虽出身贫寒，但后来逐渐成为当地富商。舍斯托夫在基辅受启蒙教育，后被送到莫斯科上中学。1884年，舍斯托夫入莫斯科大学，开始就读于数理系，后转读法律系。大学毕业后，曾服兵役，担任过短期的律师助手，并在其父的企业工作，发表了几篇有关财经方面的文章。

1894年，他转而研究文学与哲学问题，次年，相继发表了几篇文学与哲学论文，并满怀兴趣地研究莎士比亚、勃兰兑斯、康德、尼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1898年，其处女作《莎士比亚和他的批评家勃兰兑斯》一书问世，使其在文艺批评界崭露头角。1899年，《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出版。随之，《悲剧哲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于1903年问世，不仅在俄国学术界，而且在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以后，《无根据颂》（1905）与评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结集《开端与终结》（1908）出版，又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舍斯托夫在莫斯科经历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后，曾回到基辅，并在基辅人民大学讲授古代哲学史课程。1920年，他举家迁居巴黎，开始了长达18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由流亡教授组成的“俄罗斯学院团体”，兼任巴黎大学斯拉夫学研究所俄罗斯历史语言学系教师，并在索邦大学讲授俄罗斯与欧洲哲学思想史等课程，相继出版了《钥匙的统治》（1923）、《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等著作。

他与俄国、法国和德国等的著名哲学家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可夫、胡塞尔和舍勒等交往密切，尽管彼此学术观点不同，但交情甚深。晚年他仍笔耕不辍，著有《雅典与耶路撒冷》、《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思辨与启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其独特的方式，鲜明地突出思辨与启示、理性与信仰、自明与上帝启示间的对立，终其一生他都在向“上帝”呼告：

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地狱啊，你的胜利在哪里？

三

由理性走向信仰，由自明走向启示，由雅典迈向耶路撒冷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和险象环生的道路，其中有眼泪、诅咒、悲哀，更有苦役和绝望的深渊。尽管这条路漫无尽头，但仍然吸引着为数不少的思想家去尝试跋涉。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只有那些始终坚持信仰的人，才有可能摆脱一切束缚，采摘到生命之果，而这样的人却屈指可数。

舍斯托夫就是这样一位抱着真挚信仰的思想家。值得注意的是，他追寻上帝的漫长之路并非始于神学，而是始于文艺批评。他曾向往当作家，写过一些习作，但并不成功。他还萌发过当歌唱家的想法，但遗憾的是，他的嗓子被音乐教师教坏了。大学时期，他曾是一名热心研究工人运动的青年，写过一些有关经济学的论文，但被否定了。尽管这些梦想都破灭了，然而，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人的个体存在境况却深深地吸引着他，对人生问题的敏感唤起了他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沉思。

兴许还是过去的文学情结在起作用，他的启蒙老师竟是莎士比亚。舍斯托夫也曾就人生问题向康德求教，遗憾的是，康德哲学未能满足他对人生的深思。他进而想到，为什么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对人的个体存在视而不见，而对所谓规律、法则、原理却津津乐道呢？难道知识是绝对有效

的，我们必然向它顶礼膜拜、奉献一切，哪怕是我们认为最宝贵最神圣的东西，包括生命都要甘做祭品？这里面是否有值得追问的东西？

当哲学家们的大部头著作仍使舍斯托夫百思不得其解、疑窦丛生之时，一些文学家的作品却深获其心。莎士比亚那谜语般的诗句“这时代是纷乱无绪的”强烈地震撼了他，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曾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关键问题：“是生还是死？”这恐怕是每一个人都应面对的重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它。然而，哲学家们不仅没有去面对它，反而掩盖它。

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西方近代以来最为尖锐、最为鲜明地提出人的存在问题的作家。莎翁通过其许多优秀作品已经向世人宣告，过去的一切尽管为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然而却正在走向破灭。当人的存在露出其可怕的面貌时，人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要么走向死亡，要么就立刻去寻找一种新的信仰，否则，人该怎么办？

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告诉我们，不是凯撒，而是杀死凯撒的凶手勃鲁托斯崇信道德是全权与万能的，并教人去正视灾难，承受不幸。莎翁已经清楚地知道，道德是为所欲为、刚愎自用的，它要求人为此献祭。指责他执行道德的命令而杀死了凯撒。

舍氏指出，应当把矛头对准道德本身，而不应对准勃鲁

托斯去分析。因为，戏剧情节的发展恰好表明，勃鲁托斯仅仅是为了捍卫道德，才动手杀害凯撒。道德借用勃鲁托斯表明，它是自律的，它会不顾一切而行事，任何人对于它只能完全信任，尊奉其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一旦道德选中了勃鲁托斯去执行其命令，他就应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他应为被选中执行这一光荣的使命而欢呼，因为，他的最高幸福正是把自己和他人当作祭品，作为向至高无上的道德的奉献。在这一奉献中，他需要排除个人杂念、一己私欲，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坚信，道德是纯洁无瑕的，人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最珍贵的、最美好的东西），都毫无怨言地奉献于道德的祭坛前。

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对勃鲁托斯的描写，预感到这里存在着某种欺骗、某种谎言。当然，生活中总是有牺牲，有献身，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献身，而在于为谁，为什么而献身，也就是说，应把祭品献给谁？显然，牺牲品应有其意义，献身应有其价值，如毫无意义，也就轻如鸿毛。

把祭品献给道德会怎样呢？莎士比亚告诉我们，勃鲁托斯在献出祭品后，并未得到那种最高的绝对幸福，也无法感受到人们通常所说的崇高，而相反是失去了继续为其效劳的兴趣。

如果说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勃鲁托斯只是开始奏响这一不和谐音，那么，在《哈姆雷特》中，表面坚定、

内心矛盾的“勃鲁托斯”已变成了绝望的哈姆雷特，而在《李尔王》中更是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这就是世界的最后结局吗？”在《麦克白》中，那个应在道德面前受审的凶手，居然狂叫：“你，命运，我要同你决斗！”这时，莎士比亚已经表现出胆大妄为了。

四

舍斯托夫非常关爱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尽管被许多人视为“为艺术而艺术”者，但舍斯托夫却认为这是对契诃夫的一种误解。因为契诃夫描写的人物，无论是教授，还是其他人，都是将主人公陷于“倒在地板上，哭喊着，并以头撞墙”的窘态。契诃夫不曾去着力表现日常生活的“理想”，因为这一所谓“理想”虽被早期托尔斯泰以其卓绝的艺术手法一再赞颂过，但已被晚年的托尔斯泰否弃，也遭到中年契诃夫的厌恶。

舍斯托夫指出，契诃夫的伟大作品所描写的真正、唯一的主人公是一个毫无希望之人，面临绝望的人。他们生活在两难的尴尬境地，无法选择，也别无选择，只有用头去撞墙。许多人都在极力维护原则，俯首听命于这些享有至高无上权利的知识的支配，把它们视为一堵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而谁想抛弃这一切，就只能是一个绝望的人。